

昨天我們將「離言真如」，這段講過了，介紹出來了，向下這段要說明「依言真如」。

【復次。此真如者。依言說分別。有二種義。】

這是說明立義分中心真如相。馬鳴菩薩解釋的方法，首先從離一切言說來說明真如的體相，說完之後接著再以『依言說』，來解釋真如的德用。我們要曉得，體實在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的，我們要以言語、心思去了解真如的體相，實在是沒有方法得到。但是，從體起用，這個作用可以說，可以理解，說明真如德用的目的是教我們生信。此地的『分別』，決定不是妄想分別，正如同永嘉大師對六祖所說的，「分別亦非意」，這個很有味道。分別不是第六意識，這種「分別」，跟前面的意思是通的，分別即是不分別，意是自體到用都是分別。這個地方的分別，就是相用上分別，體上不分別，所以分別亦非意。還是前面總綱領上的一句話，是以言遣言，教我們在這裡面悟入。不過言語就更多一些，使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夠悟入。底下這就是「開章略辨」了：

【云何為二。一者如實空。以能究竟顯實故。二者如實不空。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。】

就是說出了一個是空，一個是不空，此地是講真如。我們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見到如來藏也是這個說法，一者空如來藏，二者不空如來藏。在《般若經》裡面我們講到三種般若，跟這個意思也相同。實相般若，實相就是講空，就是此地的『如實空』；實相無不相，無不相就是此地的『不空』。這個意思，佛在一切大乘經裡面說得很多，可以說無處無時而不說，雖然名詞常常有變換，可是意

思是一個。為什麼佛對於一個義理，或者是一個事相，說出許多的名詞？這裡頭有個用意，就是告訴我們名是假的，可以隨便建立。說是一樁事情，說出許多名字，就告訴我們要離名字相，不要執著名字，名字是假名，要從名裡頭去會它的意思，這是重要的。所以千萬不要死在名相之下。

下面解釋「如實空」，這章它是能夠究竟離妄，因為離妄，所以才能夠『顯實』，就是究竟顯示真空理體。佛法裡面講「空」，這個字很難懂，空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。空不當作無講，不是說空，什麼都沒有就叫做空，那是錯的。佛法這個空跟有是一不是二，《心經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色是有，所以這個我們比較上難懂。在一般概念當中總是認為有是有具體的事實，空這是什麼都沒有，所謂是有無之空，這種空，二、三歲小孩都曉得。而佛法裡面講的空，像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講有十八種空，《涅槃經》裡面講二十種空，這個空義可以說是佛法的特色，說得特別清楚，真是面面俱到，要讓我們了解如實空義，這是根本的意思。也就是對於理體的覺悟，這個真正是徹底的覺悟，所以叫它做「如實空」。

第二是講「如實不空」，這裡頭也有個簡單的解釋，是有真空理體，真空理體它又起妙有的作用。所以佛法裡面講有，這說的叫妙有，上面加上一個妙，這妙在哪裡？有與空不二這個叫妙，這是萬有的真實相，是妙有。這個意思我們確實也很不容易體會到，所以經上用比喻來說，你看《金剛經》說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這個夢幻泡影有沒有？有，不能說它沒有。有，可是雖有即空，譬如說作夢，夢裡頭好像是有，有就是空，有就是沒有。再譬如我們看電影，那個銀幕裡有沒有？看的是有，你到裡面去找，沒有，什麼也找不著。所以它是個影像，不是真有，所以這種有就

叫它做妙有。我們從這個比喻裡面，能夠得到彷彿的意思。

其實十法界依正莊嚴，與夢境、與影像是一樣的，我們好像是在這個境界裡體會有種種真實感，那真個實感是錯覺，這是妄念、妄覺。如果妄念除了，這正覺現前了，你就會在一切境界裡頭，就像夢中、像影像一樣的自在。所以這個一切有與有不相妨礙，假如它是真實的事情，那就有妨礙了，事事就有礙了。正因為它是幻有，這個妙有就是幻有，所以它是無礙的。佛給我們講這一切現象是當體即空的，不必去分析，那分析空是笨阿羅漢的辦法，菩薩一看它當體即空，有即非有，非有即有。這是講的妙有種種的功德相，所以說「如實不空」。這種體相二類的德用，下面詳細給我們說明：

【所言空者。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。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。以無虛妄心念故。】

上面這解釋太簡單，怕的是一般人聽起來不容易明瞭，所以要進一步的說明。向下這三段，三小段都是解釋空的意思，就是如實空的意思。先解釋本來空，『所言空者』，這句等於說將下面所講的意思先提個綱。所說如實空的意思，是『從本已來』，「本」是根本，也就是我們常常所講的，一切眾生無始以來，無始以來我們從來就沒有離開真空的理體。真空理體是什麼？這裡講得很清楚，『一切染法不相應故』。換句話說，本來就沒有妄心，也沒有妄境，與真空理體相和合，這個本來就是離染，本來就是離妄的，事實真相就是這個樣子。可是我們現在感覺得好像不是這樣的，這感覺好像不是這樣的，這是錯覺，這就是經論裡面常講的迷而不覺。

《楞嚴經》裡面有一個小公案，「演若達多迷頭認影」，我們現在的情形就跟這個一樣。這種情形，沒有讀《楞嚴經》的人，對這個小故事大概不太清楚。我們說一個眼前的事實，你們男同學大

家都服過兵役，軍中緊急集合的時候，不曉得什麼時候，這來了個緊急集合，你的裝備什麼都齊了，帽子戴好了。忽然想到帽子沒有戴，實際上帽子戴在頭上到處找，找得滿頭大汗，問人家：帽子在哪裡？帽子不在你頭上嗎？這一下想到，原來在頭上，到處找找不到，就這個情形一樣。帽子有沒有離開頭？沒有。是實在太緊張了，什麼時候戴上去忘掉了，才到處亂找。這種情形在緊急集合，我們常常會遇到的，常常會遇到這個事情。這就叫做迷，本來沒有離開，自己以為離開了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現在本來沒有染污，是自己以為染污了，這個情形就是這樣的。換句話說，本來沒有生死，自以為有生死，本來沒有輪迴是自以為有輪迴，可是你這個自以為就變成真的有了。像緊急集合一樣，他忘了帽子戴到頭上，到處去找，他真的急得滿頭大汗，會真起這個作用。

所以這個虛妄的境界不是沒有的，而是妄心變現出來的境界。但是，妄心所變出來的境界，妄心也好、妄境也好，與如實空的理體確實不相干。因此才說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不增不減。妄心、妄境有生滅，真如的體用沒有生滅，不生不滅，這是宇宙人生的真實相。佛就是教我們自己要親自證得這個真實相，親自證得才能夠得如實的受用，佛經裡面講的究竟離苦得樂。如果不能夠證得，苦離不開，苦是因為你有迷才苦，迷是苦之因，苦是迷之果。以覺去破迷，所以覺是樂之因，樂是覺之果。佛法求的什麼？求的覺。覺要自覺，這個事情別人幫不上忙，一定要你自覺。佛法無非是以種種所謂的善巧方便，在那裡旁敲側擊誘導我們悟明這個事實，覺悟明瞭這樁事實，無非是如此而已。

講到妄本，後面會詳細來探討，所謂的無始無明。我們在唯識裡面講，阿賴耶是真妄和合，和合那應該就有所染。合的意思，像水乳交融這是合，合的意思如同這個杯子跟蓋一樣，恰恰好它能夠

合得上去。但是，諸位要曉得，唯識不是究竟了義，還是方便說，我們平常講阿賴耶，實在講迷的時候叫阿賴耶，悟的時候叫如來藏。無始無明跟真如的如實空義，是不是真正的為無明所染污、所蓋覆？給諸位說不會的，沒有，從來沒有過，看到好像是和合，實際上又不和合。為什麼不和合？因為迷跟悟的性質決定不相同，譬如講明暗，你們想想明跟暗能和合嗎？決定不能和合，有明就沒有暗，有暗就沒有明。真如本性是明，無明是暗，正如同明暗無法和合，雖然無法和合，它就現出個和合的相。譬如我們要觀察太虛空，你就看到好像是明暗和合之相，天空，天空是漆黑的。密宗修大黑天法，大黑天是什麼意思？大黑天就是無明。

你們想想看，我們白天所看到的一片光明，這是太陽的光。而太陽光使我們能看到一片光明的作用，這你們諸位學過物理，是太陽透過大氣，是由大氣反射的作用，我們才看到這一片光明。離開大氣層之外，像那個太空人進入到太空，太空一片漆黑，看到太陽是一個光點，像個星星一樣一個光點，所以太空是黑暗的。黑暗看到許多光點，好像是和合的樣子，實際上它不和合，所以這是似和合，而實非和合。我們要曉得，我們曉得這個道理，對於破迷開悟就有信心，因為這是在理論上講得通的，我們斷無明，我們遠離無明，證真如本性，這是做得到的；換句話說，它在理論上講得通的，不是講不通。既然有理論可以做依據，我們修學就有信心，正是此地講的「大乘起信」，我們能生起信心。

有信心就會有成就，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大多數的人，在佛法講是一切眾生，講六道迷惑顛倒的眾生他不開竅，就是他不悟這個道理，所以佛說和合。但是，真如本體它並不是真的與一切煩惱染法相和合，所以說空，說不相應，這個地方講不相應。前面講的空，所言空者，所以說空，所以說不相應。後面這個兩句是解釋空不

相應的意思，這是說明一切法差別之相，這就是我們常常講染污的境界，佛法裡面把它歸納起來，說之為六塵境界，歸納為這六類，就是我們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觸的外境。唯識裡面所謂的「心本不生因境有」，這是講妄心，妄心本來不生，是因為接觸外境而生起來的，我們稱之為染污的心，染污的境（染污的境界）。

後一句說『以無虛妄心念故』，虛妄的心念就是指的染污心，因為在如實空裡面，如實空就是講的真空，在真空理體裡面它沒有妄念，就是沒有染心。因為沒有染心，當然這就是離一切染污的境界。這兩句合起來看，這是妄心、妄境兩者俱離，都離開了，這是一切染法不相應。這個道理對於修學的人，尤其是初學之人，對治妄心、妄境確實是非常好的一種方法，確實能夠增長初學人無限的信心。假如要不是根本不相應，我們會懷疑，我們怎麼樣修，真的能把這個妄心修掉嗎？曉得它根本不相應，我們這個疑慮就沒有了。諸位要曉得，這種疑慮是菩提道上重大的障礙，這個障礙的造成，是我們對事實真相沒有透徹的看清楚，所以才起懷疑，才有很多顧慮，不知道它是根本不相應。實在講這個道理，佛在一切大乘經典裡面開示的很多。

譬如昨天我們所舉的例子，以《楞嚴經》這個意思來說，教義來講「捨識用根」，識是妄心妄境，根是真如本性，是如實空。我們從十番顯見能得到一個具體的答案，我們見性與妄心，這個妄心就是心意識，表面上看起來的是和合，真妄和合；實際上？實際上不是和合的，如果真的和合那個麻煩大了，妄心生滅，真如跟它和合也隨著生滅了，不隨著生滅那怎麼能叫和合？所以《楞嚴》到最後面說明這個實相，非自然、非因緣、非和合、非不和合，才把這個事實真相說出來。這就是此地幾句論文的意思。我們讀《楞嚴經》，讀這段經文還不覺悟，可見得這個經是白念，為什麼？真正是

這個經義懂得了，我們的境界就變了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眼見一切色法還會在色法裡頭生煩惱，這就是不覺，依然不覺，不曉得這個事實真相。曉得這個事實真相，我們的見性在一切色法裡頭，所見的是色性。諸位想想，這不就是當下就離了嗎？

離心意識就離了妄心，離色塵就離了妄境，離了妄心、妄境，所餘的是真心實相，真實的境界。見性是真心，色性是實相，實相跟真心是一不是二，這個時候這就不但是講心與物是同源，心物不二。所以這個見性見的是色性，妄心見的是色塵，真心見的是色性。這個意思很深，雖然深，不是我們不能夠體悟的，是可以體悟的。如果不悟到這一層，確實許多的問題不能解決，那些都是枝枝葉葉的問題；果真悟入這一層，一切枝葉統統解決了。這個方法確實是悟修都從根本上著手，這個修就是所謂對治法門。因為它是本來空，本來與一切染法不相應，所以你到修證圓滿的時候，這是「圓滿菩提歸無所得」，為什麼？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。到圓滿菩提的時候，實在講本無煩惱可斷，本無佛道可成，這是真正到了家，是這樣情形。有煩惱可斷，有菩提可證的時候，都沒有離開迷的圈圈；離了迷的圈圈，那什麼都不是。再看底下這段文：

【當知真如自性。非有相。非無相。非非有相非非無相。非有無俱相。非一相。非異相。非非一相非非異相。非一異俱相。】

這段是「廣釋」，此地所講的全是相對的，有、無是相對的，非有、非無是相對的，一、異是相對，非一、非異還是相對的。這個意思就是說明，凡夫一切妄念全是相對而生的。也可以這麼講，什麼叫迷？如果是生活在相對的概念裡面，統統是迷。我們捨了相對，捨了相對要趣入個絕對的，還是迷，為什麼？絕對與相對還是一對。這個地方舉這幾句話，意思是說明，真如本性不是相對的，意思教我們從這句話裡頭開悟，悟了以後，這個不是相對的這句也

不能要。為什麼？如果你要了不是相對的這個又變成相對的，這就是前面所謂是以言遣言的意思。大乘法裡面常講的，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四句百非全是屬於相對。這個意思《金剛經》大家念得多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處處顯示出這個意思。只要有這個念頭，必定就有執著，所以每句上加上個非，非就是把它排遣去，把它除掉。所以我們要懂得佛菩薩說法的義趣。

『真如自性』，佛說十法界有情眾生各個都具足，不但有情眾生具足，在有情分上我有們叫它作佛性，就是植物、礦物乃至於虛空也包括在其中，虛空也是真如本性變現的，體就是真心，如實空。我們叫做法性，佛性跟法性是一個性不是二性，就是這個地方講的「真如自性」。「自」字用得好，這個自字諸位要記住，自己，是自己。那個山河大地虛空？真如外性不是自性，你要曉得原來真如自性原本是一體，原本不二。我們現在對這個自字不認識，自是什麼？曉得自己，自己之外就不是自己，這就對這個字含糊籠統馬虎過去了。明明說的十法界依正莊嚴是我們的自性，你要曉得是自性，那些相就是自相，是真如自相，所起一切作用是真如自用。你要不悟這個道理，《華嚴》所講的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，一真法界如何證得？我們念佛說要念到一心不亂，那一心不亂你又談何容易？你只要悟了一切法是自性變現的，你得承認一切法是自性，才能證得一心，才能證得一真法界。

所以十法界是從別相上說，一真法界是從總相上說。但是總別不二，別是總之別，總是別之總，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。譬如說我們的一身，我們說身體這是講總相，我們講手足是別相。講十法界就譬如說講頭、講手足；講一真法界，就譬如講我們這個人身。所以十法界就是一法界，一法界就是十法界，一等於十，十等於一，這是覺。所以在數學裡面，一個加一個是二，這是不覺；一個加一



個還是等於一，這就覺了。十個加十個還是等於一，這就是覺，這個做算術你們在學校一定是考試不及格的，可是在佛法裡就及格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這是真的，決定不迷惑。眾生之發生了錯誤的見解，在佛法裡面講遍計所執，遍計執是依無明起來的，普遍的計較，處處執著，於是乎對於事實的真相反而不能夠理解，發生了錯覺，把錯誤當作真實，又堅固的執著，不肯捨離，所以造成眼前這個現象。菩薩就聰明了，菩薩曉得這個現象，所以他不執著。

因此，馬鳴菩薩在此地告訴我們，『當知真如自性』。下面總而言之句話，就是非遍計之相，底下這個統統都是普遍的計較，計度分別的些妄相。可是麻煩在哪裡？就是眾生無始劫以來，他的心總是要想找個依靠，沒有依靠這個心就不安，他要找個依靠。凡夫著有，依靠有，他著有。二乘著空，這個《壇經》很好，《壇經》要好好的看看，《壇經》裡會得很多啟示，它的分量、它的價值、它的內容絕不在《起信論》之下，是可以等量齊觀的，可以能夠互相融通的。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告訴這些弟子們，說法的原則在第九章裡面，所說的三科三十六對天然佛法，那就是諸佛菩薩說法的原理原則。佛法常常講對法，對是相對的，是教你從相對當中去悟入超越相對，所以佛無法可說。你執著有，執著有是病，你要問佛，佛告訴你無，總是給你說相反的。但是，給你說無，你又執著無，這麻煩大了，難就難在這個地方，難在他不悟，他在執著，隨著言語、隨著分別執著，這是很困難的事情。

所以我們曉得佛說法的義趣是以言遣言，你懂得這個道理了，就不隨語生解，更不隨語執著，那就會恍然大悟。隨語生解不行，隨語生解都不可以了，何況隨語執著？所以我們要懂得，這是以言遣言的大道理，真正明白佛說法的義趣，像開經偈裡面講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如來的真實義是教我們一切明瞭，一念不生，一法

不執著，豁然大悟，這樣證得一心，證得一真法界，這是如來真實義。所以說一切俱非，好了，你就執著一切俱非，看到你一切俱非，一切俱是，一切俱是什麼？是破你一切俱非的執著。可是我們很麻煩，我說一切俱是，好，我們一切俱是，他又執個「是」，總不能把是非二邊都坐斷。

禪家常講的「坐斷兩頭」，有是一頭，無是一頭，『非有相，非無相』，就是兩頭都要坐斷。但是，你又要執著一個非有、非無，這又麻煩了，這又落實了，所以這就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們讀《金剛經》的註解，《金剛經心印疏》，在《金剛經》註解裡頭這是很了不起的，是個權威的註解。江味農老居士看這個東西，對它還有批評，說它裡頭的註子落實了，這個落實就是病，可見得這個事情不容易。嚴格的講，幾個人能夠修到像六祖一樣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心地這麼清淨，清淨就光明，什麼都沒有。世出世間一切法沒有一法不明瞭，為什麼？叫照見。清淨就放光明，就好像一面鏡子一樣，一塵不染，它多亮！世出世間一切法照得清清楚楚，照見。我們現在這個見叫分別見、執著見，叫妄見，所以對於一切法的真實相無法理解。這些根本的教義、理論明白了，我們自己就曉得修學應當從哪裡下手，應該怎麼學才是如法的。如理如法的修學，才會有成就。所以此地『當知』，這兩個字是苦口婆心，囑咐我們應當要知道。

佛在一切大乘了義經典裡面常講真如，為一真法界大總相法門體，這一句話說盡了。可是幾個人能夠懂得「一」的意思？《阿彌陀經》的精華就在一心不亂一的意思，所以古大德說識得一，萬事畢。幾個人能夠認得這個一？果然認得一了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，從此以後再也沒事了；心裡頭還有疑慮、還有事，就是對一不認識，沒有懂得一的意思。《華嚴》裡面就是一真法界，一，究竟了義

。可是我們把這一個字點出來，如果你又執著這個一，那就又錯了，本來無一物，心裡頭還有一個一，一就是一物，這個一就變成障礙了。這個一是什麼？一就是本來無一物，不得已而說個一，他心裡頭真的還有有個一真，還有有個一心不亂，這就壞了，這落到第二義裡頭了。

所以佛又說『非一相，非異相』，你看看這個地方明明講的是一，關鍵的字就在一，又說個「非一相」，怕你執著個一，你的清淨心裡頭有個一相、有個一心相，有個一真法界一真的相。所以這幾句就是處處遣執，就是遣除執著。一切都不執著了，你又執著個一切都不執著；不執著也沒有，我們這個心才能真正到清淨。所以你要問佛菩薩的心是什麼心？你把這幾句念念就曉得，佛心裡頭什麼都沒有，怕的你執著一個什麼都沒有，所以又說什麼都有。這種說法不是不合邏輯，不是顛三倒四，模稜兩可，不是的。我說到這個地方，就想起我當年初學佛的時候，與一位台大的教授姓嚴，嚴先生，往來得很密切。他也曾經看過《金剛經》，他對《金剛經》有個批評，他說《金剛經》的文字翻譯的根本就不通。我說怎麼不通？他說就好像兩桶水一樣，倒過來、倒過去，這有什麼意思？到底是《金剛經》不通，還是他自己不通？我們千萬不要犯這個毛病。他的年齡比我大得多，我那個時候才二十幾歲，他四十多歲，差不多要比我大二十歲，所以我又不好批評他，又不好跟他再抬槓子，他是個長者，聽聽笑笑而已。這就是對於佛說法的義趣不明瞭。

所以佛法裡面愈是到高級的佛法，確實超越了邏輯。現在又所謂是反邏輯，超越邏輯，我們用邏輯的方法、用因明的方法、用理哲學的方法都達不到。固然這是純粹的哲學，科學的方法論，它的功能是有限的，對於真如本性這些東西統統用不上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因為將來諸位在經論裡面，可能看到說究竟了義法這些文句

講法，我們看起來不合乎邏輯，它是超越的。你們看看唯識經論它是合乎邏輯，合乎辯證法的，那是對初學的。講到高級的時候不談這些，要把這些東西統統捨棄，為什麼？它也是一種執著。底下幾句，這是「總結」：

【乃至總說。依一切眾生。以有妄心。念念分別。皆不相應。故說為空。若離妄心。實無可空故。】

這幾句都非常的重要，我們對於這部論，縱然不能夠把它記得很熟，重要的句子要記住。因為這些重要的句子，到後來這些祖師大德們註解經典常常引用，引用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這個文字太多了。你去看看無論是古往今來，註解經的幾乎每部，多少都會引用《大乘起信論》上的句子，來做解釋。由此可見得這部論，在大乘佛法裡面，他們把它看得多麼重要。

『乃至』，這是超略的詞句，就是不止前面所講的，前面不過是舉幾個例子來說說。廣說所謂是四句百非，那就太麻煩了，這是有無、一異，四句皆非。總而言之，依一切不能夠了解如來真實義的那些眾生，這就是『一切眾生』。「一切眾生」在一切萬相裡面，是免不了要生起遍計所執，這就是妄心。『以有妄心』，妄想、分別、言說，沒有一句與自性相應，如果與自性相應的話，就不叫做妄想、分別、言說了。那就是像《金剛經》上佛所講的，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異語者，不誑語者」，為什麼？與真如相應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真如是畢竟空寂，所以佛的言語是言而無言。言而無言是如實空，無言而言是如實不空；換句話說，言而無言是真空，無言而言是妙有，是一不是二。跟我們不明真實義這些人的言語確實不一樣，不相同。這也是我們一般所講，佛法難解之處，難以體會之處。這都是前面講的凡夫，就是『念念分別，皆不相應』。

末後這兩句說，『故說為空，若離妄心，實無可空』，這兩句是說諸佛菩薩離妄證真。就是剛才我引用《金剛經》上這個話的意思，如來是五語者，佛菩薩的言語與法性無不相應。因為無不相應，所以才說「實無可空」，實無可空就是不空，就是前面「如是不空」的意思。從這兩方面看，從空義、從不空義上看，體用雙彰，有體有用。不是有體無用，有體無用是死的，有用無體那是虛妄的，有體有用活活潑潑。在唐譯本裡頭，這段文字是說，「略說以一切眾生妄分別心所不能觸故立為空，據實道理，妄念非有，空性亦空，以所遮是無、能遮亦無」。這個兩段文合起來看，這個意思非常的明顯，它總結的意思，就是能所俱空，能所都不可以執著，只要你不執著，一切應用無不自在。如果說我們一切不執著了，在不執著裡頭沒有一切作用了，那就錯誤。

一切不執著裡頭不起作用，這是阿羅漢，佛對於阿羅漢的呵斥，稱他為焦芽敗種，墮在涅槃坑裡去了。為什麼？有體無用，不起作用，這就是執著了空，墮在空邊。凡夫執著在有，好，起作用，不曉得空理，於是這個有叫妄有。我們也不能說錯用，這個錯還不太恰當，可以講迷的用，為什麼？用是真如本性的作用。我們不但對體上迷，對相用都迷，所以才一切作用裡面所感受的是苦的境界。有苦樂憂喜捨這五種受，這五種受統叫做苦，苦是苦，叫苦苦，樂是壞苦，捨是行苦，沒有一法不苦。這就是對於一心、二門、三大，迷而不覺起的現象。如果對於這個問題是覺而不迷了，我們的受用就如佛菩薩一樣的自在無礙。這個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大經裡面常常講的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可以說就是依這個道理來說的，這是真實不虛，是千真萬確的真理。好，我們下課。